

屈原對李奎報的影響

李燕

- 차례 -

1. 緒論
2. 李奎報對屈原之死的看法
 - 2.1. 屈原之死的不值之處
 - 2.2. 屈原之死的萬幸之處
3. 屈原對李奎報創作的影響
 - 3.1. 早年作品中的消極意象
 - 3.2. 晚年作品中的慰藉作用
4. 結論

〔中國語要旨〕

根據『三國史記』屈原在韓半島的影響可以上溯到六世紀末七世紀初的新羅時代, 而且都是以忠君之臣的榜樣形象零散地出現在新羅至高麗的忠臣列傳中. 對屈原的關注具有集中性的表現始於高麗中後期的大文

* 本成果受北京語言大學校級科研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專項資金)資助, 項目編號為18YBB35.

** 北京語言大學 研究員, yusetangqiu@hotmail.com

豪李奎報。李奎報不僅有專門的「屈原不宜死論」來評價屈原之死的不值，而且在他的多處詩作中都提到了屈原，還創作了騷體形式的「祖江賦」。李奎報的這些與屈原相關的文學創作基本上都是因為他跟屈原在人生中皆有兩次遭流放的境遇有關。屈原成了李奎報在流放時節的精神慰藉，支撐著他熬過了最艱難的狷島流放。李奎報對屈原的理解也是從早期的對其投江之死持異議而發展到了晚年的自我反省。同時，屈原的作品是被李奎報高度讚揚的，其所創造的騷體形式也被李奎報學習到了精髓。總而言之，屈原在以李奎報為代表的高麗文人心目中是跟其作品被分開運用的。屈原的人生經歷是可敬可悲的，而他的文學成就則是光輝燦爛的。

关键词：屈原，李奎報，屈原不宜死論，祖江賦，影響，高麗，騷體

1. 緒論

屈原在韓半島的名氣源遠流長。早在新羅真平王(579~632在位)時代，就有名叫‘實兮’的上舍人，因為“守正不苟且”而被下舍人‘珍堤’嫉恨讒於王後遭到貶謫，被別人問及“何不直言自辯”時，答道：“昔屈原孤直，為楚擯黜；李斯盡忠，為秦極刑。故知佞臣惑主，忠士被斥，古亦然也，何足悲乎？”¹⁾實兮自比為了孤僻剛直的屈原，屈原則是受委屈的忠臣的楷模和精神慰藉。忠姦代代有，到了高麗時期，又有稱作尹彥頤(1090~1149)的名臣在被金富弼(1075~1151)奏貶後再為廣州牧使時，於謝上表中自我解釋說道：“切以上之馭下，莫不欲忠；臣之事君，

期於見信。然不可必，故或相乖。周公，不免於流言；絳侯，尚遭於繫急。望之，帝之傅也，終於飲毒；屈原，王之親也，卒以沉江。聖賢猶或如之，庸瑣何足算也？”²⁾尹彥頤將自己所遭遇的不平比喻成以往的聖賢經歷，屈原位列於遭流言的周公旦，晚年獲誣告罪的周勃(?~前169，封為絳侯)，被毒殺的太子老師蕭望之(?~前46)之列。高麗高宗9年(1222)左右，普通過客在定山縣維鳩驛公館之“白衣着笠乘馬者，緣山路信轡徐驅”的壁畫上題有“白衣黃帶諫臣圖，是屈原乎微子乎？未正君非空去國，不須毫底費土夫！”³⁾的詩句，說明屈原作為糾正君王錯誤的諫臣形象到了家喻戶曉的普及程度了。

對於忠臣來說，屈原是忠貞的楷模；而對於文人們來說，屈原也是一種創作素材。高麗中後期文人林椿就在其詩「漁父」中說：“浮家泛宅送平生，明月扁舟過洞庭。壇上不聞夫子語，澤邊來笑屈原醒。臨風小笛歸秋浦，帶雨寒蓑向晚汀。應笑世人多好事，幾迴將我畫為屏。”⁴⁾取屈原的「漁父」故事為題材而為的一首寫意詩，描繪的應該是當時以「漁父」為畫面的屏風。同時也在他的文章「上按部學士啓」中稱讚該學士道：“吳武陵之高文，博如莊周，哀如屈原，明如賈誼。”⁵⁾說該官員的文章如唐代吳武陵(?~835)寫的，而且氣勢廣博得像莊周(?~前286)，哀傷得又好像屈原，明朗得又如賈誼(前200~前168)。屈原的文學形象則是具有消極性的哀傷型代表。崔滋(1188~1260)在其『補閑集』中記有安置民(字淳之)贈給吳世才(1133~1199)的一首詩中還寫道：“文如典誥少委蛇，詩似雅頌肯華靡。相如大人尚誕夸，屈平離騷却翫馘。淵深沕穆喜自珍，

1) 金富弼 編纂，『三國史記』卷四十八·「列傳」第八，國史編纂委員會：韓國史 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item/level.do?itemId=sg>, 2019.10.21 檢索。注：該數據庫有提供有原版古書影像，故具有紙質出版書籍的可參考性。

2) 鄭麟趾 等編纂，『高麗史』卷九十六「列傳」卷第九，國史編纂委員會：韓國史 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KOREA/item/level.do?itemId=kr&types=r>, 2019.10.21檢索。

3) 崔滋 著，『補閑集』上，韓國歷史情報統合系統：高麗時代史料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KOREA/item/level.do?itemId=mubh&types=o#book-show/mubh/mubh_003, 2019.10.21檢索。

4) 林椿 著，『西河先生集』卷第一，韓國古典翻譯院：韓國古典綜合DB, db.itkc.or.kr/, 2019.10.21檢索。注：該數據庫有提供有原版古書影像，故具有紙質出版書籍的可參考性。

5) 林椿，同上，卷第六。

不露虹蜺千丈氣。”⁶⁾安置民稱讚其吳世才之文像經典一樣直白，吳世才之詩像『詩經』的雅，頌一般辭彩華麗。同時卻用司馬相如的誇誕和屈原『離騷』的文筆迂曲來對比吳世才詩文的深沉而隱含氣勢。

這些零星的譬喻或引用都透露出來屈原在韓半島直至高麗時期所呈現的大體形象，而最能體現高麗文人對屈原態度的代表性人物要數李奎報(1168~1241)。上述的林椿，安置民，吳世才，崔滋等人都跟其是同時代的人物，尤其跟吳世才還是忘年交。但這些文人所受屈原的影響都不如李奎報創作中所呈現的多，因此本文將以李奎報的詩文賦為中心分析屈原對其所產生的具體影響。由此，更完整地勾勒出屈原在高麗時期被接受的狀態。

2. 李奎報對屈原之死的看法

2.1. 屈原之死的不值之處

李奎報少年起就詩才名盛，卻不惜科舉之名，四次赴司馬試後才中，且為第一。二十四歲喪父，三十五歲喪母。又逢武臣執政，屢受舉薦，卻遭奪筭子等文人嫉妒之事，四十歲才權補直翰林院，之前都做些地方小官，還頗受排擠。五十一歲才通過不斷以詩求官升至左司諫，才做一年，五十二歲便遭免官，出為桂陽都護府(現首爾市九老區一帶)副使兵馬鈐轄。五十三歲才重新回到京師，一路仕途亨通到六十一歲官至中散大夫判衛尉事。而六十三歲卻又因事被流放到了狹島，六十四歲重回京師，卻遇蒙古兵亂，六十八歲拜參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判戶部事太子大保，七十歲致仕，七十四歲離世。其性格剛直，才氣縱橫，傳世文集『東國李

相國集』，凡五十三卷。

李奎報如此坎坷的人生與不符合才氣的仕途遭遇自然避免不了在創作中與屈原撞擊出火花。李奎報對屈原最直白的評價呈現在其短論「屈原不宜死論」之中：

古有殺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殺身以成節者，若伯夷，叔齊是已。比干當紂時，其惡不可不諫。諫而被其誅，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紂，猶有慙德。凡在義士，不可忍視。故孤竹二子，扣馬而諫。諫而不見聽，恥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節也。若楚之屈原，舉異於是，死不得其所，祇以顯君之惡耳。夫讒說之蔽明，邪諂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國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為王寵遇，專任國政，宜乎見同列之妬嫉也。故為上官大夫所譖，見疏於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為恨者也。原於此時，宜度王之不寤，滅迹遠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惡，漸久而稍滅也。原不然，復欲見容於襄王，反為令尹子蘭所讒，放逐江潭，作湘之纍囚。至是，雖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澤畔，作為離騷，多有怨曠譏刺之辭。則是亦足以顯君之惡，而乃復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為競渡之曲，以慰其溺；賈誼作投水之文，以弔其冤，益使王之惡大暴於萬世矣。湘水有盡，此惡何滅？且紂之惡，久已浮於天下。雖比干不死，未免為獨夫，而取刺於萬世矣。虎王舉大義忘小嫌，卒王天下，功業施於萬世矣。則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損也，況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紂之臣。諫伐其君，而死以成其節也，何與於虎王哉？若懷王則聽讒踈賢而已。當時此事，無國無之。原若不死，則王之惡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而顯其君之惡耳。予之此論，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貶其君之惡，庶以諷後之信讒斥賢耳，非固譏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嗚呼！⁷⁾

6) 崔滋，同上，『補閑集』下。

7) 李奎報 著，『東國李相國集』第三輯，卷二十二，民族文化促進會：民族文化文稿刊行會，1985年，70-71面。

李奎報所持的觀點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屈原死得不值得，唯一的作用只是彰顯了其君主的可惡而已。為證明此觀點，他用武王伐紂之事來跟屈原進行了對比。文中的虎王即為周武王，李奎報是為避諱高麗惠宗(王武，943~945年在位)。在武王推翻紂王統治的過程中有兩個著名的死人事件。一是比干，他為天下人的幸福著想而進諫於紂王，結果是失敗的，但卻以死成仁了。二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伯夷，叔齊，他們原是商紂的國民，為了保存自己的國家而進諫於周武王，結果也是失敗的，於是他們為了自己的民族節氣而餓死了。這兩種死都是有名分的，是為了大義，不是為了區區的小我。而李奎報繼續分析屈原之死，認為屈原是因為讒說，邪詔。一個國家君臣之間的讒諂就好像病毒性感冒一樣是常見的，而武王伐紂則是最嚴重的癌症，病症的性質不一樣。屈原兩次被流放都是因為被同僚向君主進讒言所致，一次是上官大夫靳尚進讒於懷王，一次是令尹子蘭獻諂於頃襄王。李奎報認為，屈原在第一次見疏於懷王的時候，就應該懂得以退為進，舒緩君臣之間的嫌惡之隙；但他卻沒有，反而更一步要求頃襄王接納自己的主張，最終招來第二次更慘的流放。事至如此的時候，沒有了退的機會，作繭自縛了，屈原只好靠諷刺之辭來抒發憂鬱。他的這些文字已經能夠對君主造成第一步在輿論上的打擊了，可還不夠，屈原最終通過自己的死亡來將君主的惡名銘刻在了史冊之上。

因此，李奎報覺得，屈原本不必死，不必因為妬嫉這種人之常情的東西丟掉性命；同時，屈原的死並不是在楚國亡國之時，所以沒有成仁，成節的意義，只有一種效果，就是讓一個原本只是昏庸愚笨的君主被彰顯為了逼死忠臣的萬惡間接殺人犯。最後李奎報還申明自己論述屈原死的不自之冤是為了警示後世的‘信讒斥賢’之舉。

2.2. 屈原之死的萬幸之處

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種屈原，李奎報也是結合自身的遭遇來看待屈原的。屈原之死或許有被諂的怨氣，或許因國政日衰的鬱結，旁人無從定論，各取所需而已。尤其是以李奎報為代表的文人，在其人生中，屈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伴侶。在其給忘年交吳世才的哀詞的序言中就寫道：“昔屈原，賈誼，雖被踈斥，其始莫不被君寵遇，頗伸蘊蓄。李太白亦爾。杜甫雖窮，亦得為員郎。公獨卒不露一命而死。天耶命耶？果天也。其忍使才賢薄命如此，是何理耶？”⁸⁾ 吳世才是高麗靖宗朝的翰林學士吳學麟之後代，當世名儒，精通六經，詩文得韓愈，杜甫之體；然而為生存常寫文章自我推薦，卻不容於仕途，最後因窮困而死。因此，惜才的李奎報為吳世才作了一首哀詞，序言部分就有了如上幾句。李奎報認為屈原就算是被疏離，斥逐了，好歹曾經也受過君主的恩寵，同之於後代的賈誼，李白；甚至杜甫也曾做過檢校工部員外郎，而才華橫溢的吳世才既無恩寵，又無官職地離開了人世，簡直天理何在！同樣在死的面前，比起吳世才的死來，屈原之死又相對地算是幸運的了，畢竟前邊還有過榮華。

由此可以看出，對於李奎報來說，屈原的死在不同的比較對象面前呈現不一樣的價值，有不值的一面，也有萬幸的一面。

3. 屈原對李奎報創作的影響

3.1. 早年作品中的消極意象

屈原很早就存在於李奎報的創作中了。根據李奎報年表顯示，他於26

8) 李奎報，同上，第五輯，卷三十七，1面，「吳先生德全哀詞」。

歲時創作了一首百韻詩獻給侍郎張自牧，之後得到張侍郎的厚遇，時常被賞酒喝。此百韻詩「呈張侍郎自牧一百韻」如下：

世家流慶遠，我丈稟靈殊。爽露凝瓊樹，寒冰映玉壺。
 名聲驚霹靂，胸臆貯江湖。門繼清廉鎬，朝登質直酺。
 雪中松性古，天上桂枝孤。瑞夢曾徵鳳，明時敢憶鱸。
 馮唐方見遇，顏氏舊如愚。帝室誇三鏡，明堂寶六瑚。
 彤霄循北拱，蒼海聳南圖。演誥唐麻上，分儀漢蕪隅。
 沐芳承湛露，縱轡驚長衢。酒膽鍾星白，忠誠折檻朱。
 躡人才落落，好士樂愉愉。憶昔初投刺，相迎似合符。
 夤緣近美玉，想像置生芻。投轄情何厚，含盃氣益羶。
 處囊容趙客，橫氣試齊巫。佳樹旌幢卓，名花錦繡敷。
 但欣青眼眄，何倩翠眉姝。文挾曹劉髓，詞窮屈宋腴。
 芳醪斟石凍，異味雜山膚。門客三千忝，詩籌一百輸。
 瓮邊眠畢卓，堂上宿淳于。大冶鎔頑鑛，洪溟納細汙。
 再來增款密，歡笑益姁姁。極辯馳黃馬，遺篇詠白駒。
 枉聯東野句，頻倒伯倫觚。吟榻薰風散，歸程晚霧紆。
 醉誇攀學士，驕不避金吾。意已黃金重，情難白骨渝。
 雄詩三絕在，聖草十行俱。擬作家傳寶，唯懷鬼奪虞。
 詭粧欺友倩，絕辟倒嘉謨。荷重猶投李，酬卑合覆瓿。
 蹇予誠齷齪，賦命實崎嶇。寒谷生冰子，哀衣着腐儒。
 癡龍殊未辨，乾鼠謾相沽。醜質慙康瓠，銛鋒謝湛盧。
 北宮慙駕輦，南郭望吹竽。闕里攀龍鳳，春官戰虎貔。
 一鳴方駭世，十影擬過都。左相曾邀飲，寧王許醉扶。
 玉顏羅密座，珍膳出豐廚。夜飲長侵曉，朝吟動及晡。
 牡丹園上醉，楊柳陌邊驅。晚落蟠泥困，那堪撫劔吁。
 道長猶恐泥，泉涸自難濡。絃絕何由續，墻頑肯可圻。

同門皆振翮，唯我尙搶榆。故故容顏改，垂垂歲月徂。
 六身催倒亥，三足未留烏。心思如懸旆，功各劇守株。
 愁期千日醉，病廢四方跣。讒構交相扇，行藏甚似拘。
 樊蠅頑不死，市虎動成誣。處處嗔投壁，人人慮竊鈇。
 嘲龍多蠅蜓，襲狗幾鯖鮪。鬱鬱同平子，申申愧女媧。
 自啼無用血，渾斷苦吟鬚。奔走如郵吏，遷延似賈胡。
 杜園空費望，陶徑想應蕪。擬脫嬰身網，歸安曳尾塗。
 灌畦常搨搨，鼓缶樂鳴鳴。南去將經楚，東遊遂極吳。
 帶茶聳叟結，學圃小人須。船尾抄雲子，江頭種木奴。
 飲河盈臛腹，跳井沒蛙跗。天地為遊子，煙波作釣徒。
 飄思神聖代，何忍草萊逋。佩潔初芳蕙，巢寒戀碧梧。
 操修憐汲直，夢想對高俞。身世煩窺鏡，生涯倦織紉。
 出言雖切切，迴眼例盱盱。竹實談雞鶩，椿年語蠅蝓。
 自嗟遭世晚，人道與時迂。雷雨初驚後，乾坤可滌無。
 死灰期復煖，病樹會重蘇。器識雖云淺，心肝要欲劬。
 不才堪擗朽，高論孰噓枯。幸感賢知己，常稱一鄙夫。
 衣冠將飾越，脂粉強粧媼。有玉深藏楨，為金好躍爐。
 波臣如得水，淵客豈無珠。曩阻摳衣禮，時方曳履趨。
 琴僧折簡召，笙客隔牆呼。話舊元無倦，論文亦頗娛。
 鼻壘逢匠石，背癢得麻姑。始末如深遇，麤損有薄軀。
 每承親昵呢，罄寫意區區。小隱何人到，端居十日踰。
 曉霞紅綺散，夜雪白氈鋪。冷火空頻撥，寒醅孰與斟。
 虛堂無客位，幽室學僧趺。忽憶參商別，潛悲楚越逾。
 仰風滋眷戀，回首亮踟躕。苦欠奉書鶴，欲為趨藻鳧。
 試歸如會面，不敏敢逃誅。孟浪詞雖拙，公無笑囁嚅。⁹⁾

此百韻詩實際上只有98韻，大體分三個層次。前34韻(至“酬卑合覆

9) 李奎報，同上，第一輯，卷一，15面。

瓶”)主要是對張自牧的稱讚，從家世到才華，運用了眾多典故，包括了顏回，屈原，宋玉，淳于髡，漢代的張酺·馮唐·朱雲，三國魏的曹植·劉楨，晉代的張翰·劉伶，唐代的張鎬·張鷟·孟郊等。中間的41韻(至“人道與時迂”)主要轉為哭訴自己的坎坷身世，同門都飛黃騰達了，只有自己如同只能飛到榆樹上的蝸與學鳩，還在守株待功名。最後23韻描寫了自己與張侍郎的相遇和交往融洽，並讓自己如死灰的希望重新復燃，期待侍郎對自己的進一步賞識。這是一篇意圖強烈的自薦詩，並且李奎報在其中兩次提到了屈原。第一次是稱讚張自牧的詩詞之豐富堪比屈原，宋玉的作品，而第二次是把鬱鬱不得志的自己比作了愧對女媧的抑鬱屈原。所以此詩中屈原及其作品是被分開運用的，屈原的作品是輝煌的，但是屈原本人的精神形象是負面的。

在29歲(1196)那年，李奎報遭遇京師之亂而攜家人前往黃驪，尚州等地，途中得寒熱病而寄居寺廟修養，於是又有了「走筆謝希禪師惠米」一詩。

嗟我落寒貧，渾家皆食粥。亮非滄霞人，何由得辟穀。
仁哉法師心，憐我無寸祿。惠然送白粲，粒粒真輶玉。
何煩顏公帖，已貧監河粟。屢屢方暮炊，寒廚煙始綠。
猶堪啖三閭，冷淡滄秋菊。¹⁰⁾

詩人住在寺廟期間，因貧寒而全家只能喝粥果腹，得仁慈的希禪師可憐，收到了禪師慷慨贈送的彷彿一粒粒軟玉般的大白米。李奎報很得意自己不用像顏真卿那樣寫「乞米貼」，也不必像莊周一樣貧粟於監河侯。妻子在傍晚開始做飯，空空的廚房終於又開始冒綠煙了。這時詩人想到了三閭大夫屈原，笑話他只能早上喝木蘭上的露水，晚上吃菊花。這是

10) 李奎報，同上，第一輯，卷七，79面。

出自「離騷」的“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顯然李奎報將此時落魄的自己比作了行吟澤畔的屈原，並揭開了飲露餐菊的屈原真正狀態其實是肚子餓。這是一種諷諧的手法，而且還被運用了一次，即「次韻李侍郎復見和」的七首之四：

莫言此是出蔬莖，必畜雞鵝孕得生。不用罄驅腸底去，略須留弄掌中輕。
搏膏作餅形難似，輶雪為毳狀未成。貺可直宜和以豉，古猶相尚饋之羹。
宛同羊角抽初茁，敢譬豬肪截未精。為問湘中無此否，可憐憔悴楚臣平。¹¹⁾

此詩作於何時，李侍郎為何人暫不可考，可知的是此詩的起因是李侍郎送給李奎報土卵(即芋頭)時順便贈了兩首詩，於是兩人就唱和起來。此般次韻之前，李奎報已經回贈過3次共14首了。這第4次的第4首中，作者在描寫了芋頭的質地，形狀，重量，做法，色澤之後，結尾突然來了個提問——不知道湘水之中有沒有此物呢，可憐憔悴的楚國臣子屈原能不能吃到呢。應該是聯想到了楚地投粽子的習俗，同樣也是在慶幸自己的待遇要比屈原好一點兒。跟上邊收到大米時的心情如出一轍，由此也可推測該詩可能作於作者不遇之時。

不過，也不是絕對如此。有時屈原的個人形象及其經歷也只是被用來釋放胸中騷意而已。如另一首「次韻梁閣校，和潘聞春遊篇」中同樣寫道“天若不喪眼，屈賈胡為兮枯其形？天若不喪眼，李杜胡為兮沮其情？”¹²⁾ 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二月的艷陽天中，作者在悠然地獨自春遊，飛花追逐著風兒飄舞，野田綠油油。然而，詩人心中擔憂的卻是“朱顏能幾時”的芳華易逝，並分析說如果不是老天不長眼，屈原，賈誼怎麼會形容枯槁，李白，杜甫怎麼會神情沮喪。屈原是受到老天不公平對待的代

11) 李奎報，同上，第六輯，後集卷七，28面。

12) 李奎報，同上，第一輯，卷三，41-42面。

表。正是由於這種固定的觀念存於心中，屈原在李奎報人生的兩次重大事故中都起到了療傷的治愈作用。

3.2. 晚年作品中的慰藉作用

李奎報52歲(1219)遭遇第一次仕途打擊的時候作了一首「祖江賦」，可謂學屈原騷體的集大成之作。這一年因為有人沒有進呈外方八關¹³⁾賀表，作為左補闕的李奎報想要彈劾那些人，卻被琴儀(1153~1230)相國制止了。後來晉康侯崔忠獻(1149~1219)借此事彈劾琴儀和李奎報，結果琴相國無事，唯獨李奎報被免了官。當年四月，李奎報被貶謫去守桂陽，路上要渡過水勢湍急的祖江(位於現金浦市月岬面祖江里)，且被暴風阻隔。因景生悲而作下此賦，聊以自我寬慰。

浩浩江流，燭如涇水。漆色而泓，艱難俯視。湍又激而迅兮，豈瞿塘之足譬。控百川之奔會兮，若鼎湯之驚沸。蛟鱉呀呀以流涎，又安測毒龍之潛伏以伺。沍灘欲徑進兮，船如行而尚止。不夕而暝，不風而波。雪浪礪石以崩騰兮，若秦晉戰于彭衙。篙工狎翫靈胥兮，猶畏夫洄洑與盤渦。顧區區一瞥之所如。豈以其澎湃鬱怒兮，成此邈遐。予既被謫，遭此險流。孤舟兀以出沒兮，其將安適兮，去悠悠。望平臯兮草暗，遡極浦兮煙愁。鳥鳴軋軋，猿哭啾啾。落日兮掩掩，黃雲兮浮浮。雖五馬之足榮兮，亮非吾之攸期。嗟此遐征，古豈無之。孟三宿而出晝兮，丘去魯兮遲遲。賈誼洛陽之才子兮，謫長沙之濕卑。聖賢尚爾，予復何悲。較昔人之未遇兮，吾又專城兮斗仰。纍纍。鵠山隱翳兮漸遠，望長安兮徒自疲。業已離兮上都兮，欣桂陽之伊邇。于以泊舟，于彼碕渚。誰其來迎，貿貿殘吏。紛綵

13) 八關：即八關會，高麗時期一種佛教儀式，又稱八關齋會或八齋會，是一種讓在家信徒一天一夜遵守不殺生，不偷盜，不姦淫，不妄語，不飲酒及不坐高廣大床，不著華蔓瓔珞，不習歌舞戲樂等八種戒律的儀式。

幕兮葳蕤，爛紅旆兮旖旎，弭節兮山之椒。炬火照林兮，鳥驚以飛。聊逍遙以散髮兮，風攬攬兮吹衣。江水駛而疾兮，予既濟其何疑。行矣尚足樂兮，何必眷眷兮懷歸。出處不自謀兮，樂天知命兮，先哲是希。¹⁴⁾

從騷體格式上來看，作者採用了‘兮’字位於中間的句式。從內容上看，先寫險境，然後引出人物，並加入了作者的感想——自己因被謫而到此，理應悲傷；但自古如孟軻，孔丘，賈誼等聖賢都有過類似的不遇經歷，自己又何必悲傷，應該樂知天命。這裡雖然沒有出現屈原的典故，卻用屈原創造的文體承載了自身的情感，抒發了自己心中的憤懣，轉而得到了樂觀的結果。從這篇賦中似乎也可窺見其作「屈原不宜死論」的影子，樂觀才能化鬱結為生的力量。

然而，樂觀卻並不能趕走人生的厄運。李奎報63歲(1230)遭第二次流放那年，成了創作最多跟屈原有關詩作的一年。這第二次流放又是跟八關會有關。這一年的八關會侍宴中有違背慣例的人，是樞密使車侗指使的。於是知御史臺事王猷怒叱做事之人，被車侗誤以為王猷在呵斥宰相而狀告了他。王猷被流放遠島，而當時在現場的李奎報和左丞宋恂(?~1259)也被牽連一起被流放了。這次李奎報是被流放到了猶島(位於現今全羅北道扶安郡西海域)。跟第一次被流放比起來，這次完全是無辜受累的對象。因此，李奎報在此次流放途中表現出了更多的騷意，連續四次寫下相關詩句。

第一首是「吳君見和，復次韻」：

憔悴行吟澤畔身，龍灘鮫室是吾隣。此時唯有吳夫子，眷眷當年同榜人。¹⁵⁾

‘吳君’是指吳闡猷(1168~1238)，時任古阜(現今全羅北道井邑市一帶)

14) 李奎報，同上，第一輯，卷一，13-14面。

15) 李奎報，同上，第三輯，卷十七，19面。

太守。在此詩之前，李奎報還作有一首「謝古阜太守吳同年闡猷携酒來訪」。吳闡猷和答了李奎報的詩，於是才有上述這首。

在此詩中，李奎報很直白地把自己比作了在江邊憔悴吟詠着詩，只有江水作伴的屈原，而陪伴詩人本身的則是跟自己同歲的吳闡猷。這首詩是李奎報進入狷島前所作，入狷島後又有了第二首「入島作」：

舊讀離騷悼楚臣，豈知今日到吾身。爲儒已誤爲僧晚，未識終爲何等人。¹⁶⁾

倘若入島前跟同齡人在一起還有一絲欣慰的話，那麼入島後的孤獨感更強烈地蘊含在了詩句中。他說自己以前讀「離騷」悼念楚國臣子屈原的時候，哪會想到日後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後悔走了儒士這條路，可要出家為僧也已經晚了；更不知最終自己將成為什麼人。後悔和茫然的情緒佈滿了這簡單的28個字中。這種情緒一直縈繞在整個居島期間，並凝聚到了夢中。其「辛卯正月九日記夢」就如下言：

耿介人必非，剛正世皆斥。凡事貴依違，不欲大明白。
我早銘斯言，性方不自克。果然蹈危機，受此萬里謫。
伊昔弔屈賈，兼責彼方直。今夜夢二子，來理前所責。
寧獨我輩歟，方直汝尤劇。我輩負所蓄，陳義圖經國。
時君不能用，所以爲逐客。而子抗何辭，乃落大困阨。
爾所責於吾，反爲子所得。忍飢坐窮鄉，魚鼈同窟宅。
勿復責我爲，改轍思爾適。我慙未遽答，咋指空大息。¹⁷⁾

既是夢，又是詩人鬱悶的集中反映。前4句述說自己受到此次的貶謫

16) 李奎報，同上，第三輯，卷十七，20面。

17) 李奎報，同上，第三輯，卷十七，20面。

危機是因為明知道耿介，剛直，太明白會被排斥，也沒有克制自己的性格。剩下的內容其實就是在說詩人比自己指責過剛直的屈原，賈誼更加耿直，屈賈尚在陳述大義，企圖治國，不被君主採納，故而被放逐；而自己並沒有任何反抗之辭，也遭此大難來。詩人指責屈賈之處全都反彈到了自己身上，如今只剩下嘆息之力。李奎報既是在反思以往對前人的不解，同時也痛恨自己明知故犯地不吸取前人教訓。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李奎報其實是具有屈原剛直性格的一面的。不過，兩人的性格不同點更多，所以李奎報最終是活著離開了狷島。離開的時候，其心有餘悸的情緒通過「黃驪旅舍有作」記錄了下來：

久客堪憎喧者稀，湘纍情況益依依。風花落地飄還起，雨蝶黏枝澁不飛。
遣興未知何處酒，療飢唯賴此山薇。終朝菜圃備鋤穢，泥濺蒿鞋露浥衣。¹⁸⁾

受到皇恩大赦後回京師的途中再經過黃驪，李奎報又回憶了被困狷島時種菜，泥作的辛勞，風花雨蝶相伴，只有山薇充飢，沒有酒來遣興的苦澀生活。這種生活讓客居太久之人感到可恨而很少跟人提起，因為它就好似屈原沉入江中一般地讓人窒息。可以說，屈原陪伴李奎報度過了他的流放生涯，讓他不至於孤單無助地走上屈原之路。

通過以上這些詩賦作品可以看出，李奎報不僅在其創作中以屈原為素材，陪伴其不遇仕途，而且還很精通於屈原的騷體形式。

4. 結論

屈原作品流傳入韓半島的時期早在新羅之前，因為到六世紀末，七世

18) 李奎報，同上，第三輯，卷十七，21面。

紀初的新羅時期屈原就儼然成了臣子口中經常提到的人物了。其對士大夫、文人的影響在高麗時期的文獻中就得到了更多的體現。除了尹彥頤、林椿、安置民等人以外，最能集中反映出屈原在高麗文人心目中形象的就是李奎報。屈原與李奎報的關係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其一是李奎報對屈原的看法，其二是屈原對李奎報創作的影響。

屈原在李奎報的心目中當然也是忠臣榜樣，但李奎報對屈原最後的人生結局——投江求死之舉持有一種看似矛盾卻又辯證的態度。他既認為屈原之死跟比干、伯夷、叔齊的大仁大義之死比起來不值得，單只增加了昏庸君主的一項罵名並突顯其於史冊了；又覺得跟自己同時的才華過人而又悲慘的吳世才比起來，屈原在死之前畢竟還享受過榮華，因而又是萬幸的。李奎報將屈原之死放在不同的情境下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屬於一種靈活運用的客觀手法。

而屈原對李奎報的創作影響其一生。早年的「呈張侍郎自牧一百韻」「走筆謝希禪師惠米」「次韻李侍郎復見和」等詩作中雖然有對屈原作品輝煌的讚美，但更多的是在不遇的仕途中，艱難的生活中自比為了淪秋菊的憔悴屈原，有時甚至帶有一種戲謔的調侃。因而，在其兩次大型流放之前的創作中塑造了屈原的消極意象。而到了晚年的兩次大流放之時，騷體的「祖江賦」「吳君見和，復次韻」「入島作」「辛卯正月九日記夢」「黃驢旅舍有作」等詩賦作品中，他不僅用實際創作形式來間接表達對屈原的敬意，而且屈原成為了他流放生活中的強有力精神支柱，支撐他熬過令人窒息的孤島生活。他甚至還反省了自己早年對屈原的否定性態度。

由此可見，屈原對李奎報為代表的高麗文人形成了比較全面的影響。在創作上，屈原的騷體已經被模仿出有規模的佳作；在人格上，始終是忠臣的象徵。而就李奎報個人來說，他對屈原人格的認識經歷了早年的懷疑而最終在晚年走向成熟。這些很生動地再現了屈原在高麗時期被接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Qu Yuan on Lee Kyu-Bo

Li, Yan(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e Influence of Qu Yua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can trace back to Silla, between the end of the 6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7th century, according to Samguk sagi. He always appears scatteringly as a role model for being loyal to his monarch in the Loyal Officials' Biographies of Silla or Goryeo. The phenomenon of literati's focus on Qu Yuan started by Lee Kyu-Bo from the late Goryeo period. Lee Kyu-Bo not only wrote the Comment on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Qu Yuan's Death to analyze Qu Yuan's worthless death, but also mentioned Qu Yuan in many poems and created Zujiang Fu in Sao style. These literary creations related to Qu Yuan are basically because of his similar life circumstances with Qu Yuan that Lee Kyu-bo had been exiled twice, too. Qu Yuan became Lee Kyu-Bo's emotional anchor during his exiles and helped him get through the hardest exile on Wei island. Lee Kyu-Bo's understanding on Qu Yuan also grew from the disagreement on his death in river to self-reflection in late years. On the other side, Qu Yuan's creations were praised highly and the pith of his Sao style was learned very well by Lee Kyu-Bo. In sum, Qu Yuan and his creations were used separately by the literati in Goryeo dynasty among whom Lee Kyu-Bo was a representative one. Qu Yuan owns brilliant literary achievements, but his life experience is lamentable and worthy of respect.

Keyword : Qu Yuan, Lee Kyu-Bo, the Comment on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Qu Yuan's Death, Zujiang Fu, Influence, Goryeo, Sao Style

[한국어 초록]

『三國史記』에 의하면, 한반도에서의 屈原의 영향은 이미 6세기 말에서 7세기 초인 신라 시대로까지 거슬러 올라갈 수 있으며, 이 때의 屈原의 형상은 대부분 충신의 귀감으로 신라와 고려시대의 忠臣列傳에 산재해 나타난다. 屈原에 대해 적극적으로 관심을 보인 사람은 고려 중후반의 대문호 李奎報였다. 이규보는 「屈原不宜死論」을 지어 屈原의 죽음을 부정적으로 평가하는 한편, 자신의 여러 편의 시에서 屈原을 언급했으며, 屈原의 騷體 형식을 계승하여 「祖江賦」를 창작하였다. 이규보의 이러한 문학창작 경향은 屈原처럼 그가 두 번이나 유배생활을 했던 것과도 관련이 있다. 이규보는 유배시기에 屈原을 통해 정신적 위로를 받았으며, 이로써 가장 힘겨웠던 狴島에서의 유배생활도 견딜 수 있었다.

이규보의 屈原에 대한 평가 역시 초기에는 屈原의 죽음에 부정적인 견해를 제기했지만 말년에는 생각을 전환했다. 屈原의 작품은 이규보에 의해 극찬을 받았고, 그의 騷體 형식도 이규보에 의해 그 정수가 고려에 전해지게 되었다. 요컨대 이규보로 대표되는 고려 문인들의 마음속에서 屈原의 사상과 작품은 분리되어 운용되었다. 즉 屈原의 인생 역정은 공경할만하지만 매우 슬프고, 그의 문학적 성취는 실로 눈부시다는 것이다.

주제어 : 屈原, 李奎報, 屈原不宜死論, 祖江賦, 影響, 高麗, 騷體

[參考文獻]

□ 基本資料

金富軾 撰, 『三國史記』, 玉山書院本, 1537.

鄭麟趾 撰, 『高麗史』, 乙亥字本.

□ 單行本

李奎報 著, 『東國李相國集』 第三輯, 卷二十二, 民族文化促進會: 民族文化文稿刊行會, 1985.

林椿 著, 『西河先生集』, 一志社, 1984.

崔滋 著, 『補閑集』, 啟明大學出版社, 1984.

□ 論文

고진아, 「역사(歷史)와 통념(通念)에 대한 반추(反芻): 굴원(屈原)의 『천문(天問)』 = 對於歷史與社會通念的反思: 屈原的 「天問」, 『世界文學比較研究』 Vol.26, 韓國世界文學比較學會, 2009, 53-77면.

김보경, 「容齋 李昉의 屈原 수용과 文學적 변용 - 동일화와 거리 두기 그 긴장과 공존 -」, 『東方漢文學』 Vol.56, 동방한학회, 2013, 353-396면.

김보경, 「김시습과 남효온, 추방된 비전과 굴원·초사 수용 - 조선전기 정신사의 한 조망대로서 -」, 『東方漢文學』 Vol.67, 동방한학회, 2016, 171-210면.

김보경, 「조선전기 초기사림파 문인의 굴원·초사 수용 연구 -세계와의 대결과 고독의 형상화를 중심으로-」, 『韓國漢文學研究』 Vol.69, 한국한학회, 2018, 145-179면.

金蓮洙, 「梅月堂詩에 나타난 屈原 思想의 受容 樣相」, 『개신어문연구』, 개신어문학회, 1992, 99-140면.

신두환, 「茶山の 유배 漢詩에 나타난 屈騷의 美의식」, 『漢文學論集』 Vol.28, 근역한학회, 2009, 125-152면.

윤인현, 「특집: 한국 한문학 외연의 확장; 이규보의 『屈原不宜死論』에 나타난 역사의식의 문제점」, 『韓國漢文學研究』 Vol.38, 한국한학회, 2006, 69-114면.

윤인현, 「중국과 한국의 굴원론(屈原論) - 몇 가지 사례를 중심으로」, 『비교한국학』 Vol.27, 국제비교한국학회, 2019, 15-59면.

金小钰, 「李奎報對 『詩經』 『楚辭』, 陶詩의 接受研究」, 延邊大學碩士論文, 2015.

文智律, 「『楚辭』在韓國的傳播與影響」, 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2.

徐毅 劉婧, 「楚辭在東國的傳播與接受」, 『中國楚辭學(第十八輯)』, 學院出版社, 2010.3.26, 256-266面.

徐在日, 「屈原與『楚辭』對韓國古典文學之影響」, 『當代韓國』, 1998.03, 73-77面.

于潔, 「試析李奎報『祖江賦』」, 『延邊教育學院學報』 第25卷, 2011年第1期, 12-14面.

張寒, 「高麗, 朝鮮王朝時期『楚辭』之受容」, 『嶺南師範學院學報』, 2016.05, 116-121面.

周建忠, 「『楚辭』在韓國的傳播與接受」, 『文學遺產』, 2014.06, 123-132面.

접수일: 2019. 11. 18 총평일: 2019. 12. 17 게재확정일: 2019. 12. 29